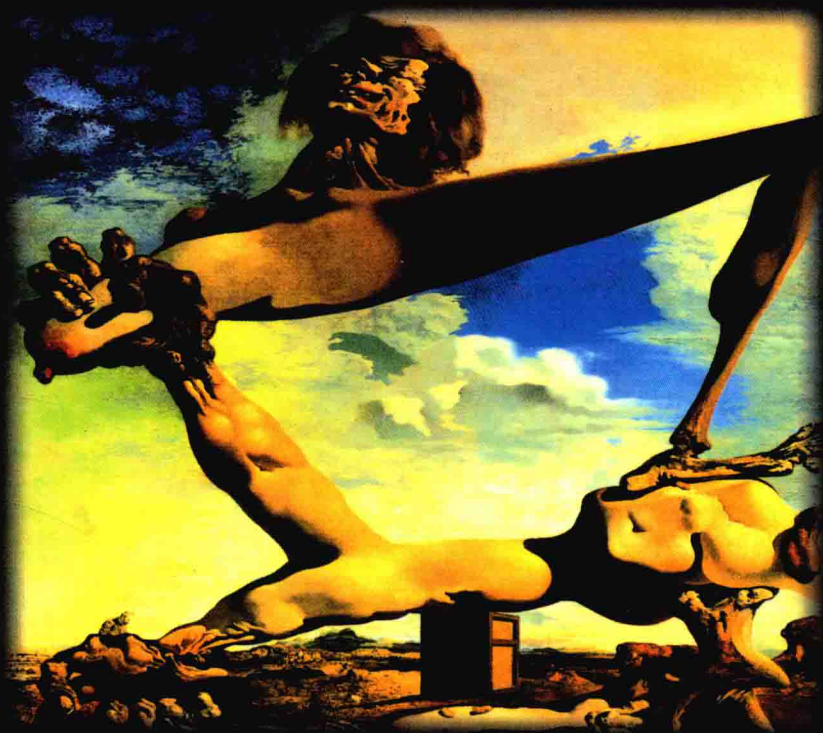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十日谈

〔意大利〕卜迦丘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T546.44

801

十日谈

[意大利] 乔万尼·卜迦丘 著
郑连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 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 元(全 60 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内容梗概】

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居民不断死亡，城市十室九空。为了躲开死神的追捕，城里的七位小姐和三位青年相约逃到了城外的一座别墅。作为消磨时光的手段，他们每天轮流做国王，并由国王出题，每人讲一个故事，于是有了这100个故事组成的《十日谈》。这些故事短小精彩，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最多的首先是反对禁欲主义，对尘世人间的饮食男女做毫无掩饰的大胆描写。

在第三天的第十个故事里，讲的是天真纯洁的姑娘阿莉白出家修行，来到人迹罕至的荒漠，遇见一位圣洁的修士。这位年青的修士有心考验一下自己的道行，便与姑娘同寝，终于按捺不住，便对无邪的阿莉白说，我身上有一个魔鬼，你身上则带着地狱，天主为了拯救我的灵魂，才让你来到我的身边，因此，让我们送魔鬼进地狱吧。阿莉白被修士引诱得整天乐此不疲，满以为这就是为天主效力，当她被人找回家乡后，她成天嚷嚷要效力于天主，于是城市里流传起一句时髦的口头禅：“最讨天主欢心的，就是把魔鬼送进地狱。”

第九天的第二个故事，说到隆巴地有一座女修道院，一向以虔诚圣洁出名。其中漂亮的修女伊莎贝达爱上了一个聪明的



后生，两人夜夜幽会，不意被人捉奸拿双。女院长被人从床上叫起处理这桩淫乱丑闻。她厉声斥骂，义正辞严，伊莎贝达却发现女院长头上戴的不是头巾而是一条男人的短裤，原来女院长自己正与一位修士缠绵，夜里慌忙错拿短裤当头巾。于是聪明的女院长话锋一转：“硬要一个人抑制肉欲的冲动，是比登天还难的事。”

除了大量表明修士修女作为普通男女同样有着人性的基本要求之外，《十日谈》还从根本上揭露了教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对它们作了辛辣的讽刺。如第一天的第二个故事：巴黎大商贾杨诺与犹太商人亚伯拉罕是好朋友，只可惜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徒，于是杨诺一再劝导亚伯拉罕改信天主教。亚伯拉罕便提出，先到罗马去瞻仰一下天主派到人世的代表，看看四大红衣主教的作为和气派，如果那些真能使自己感悟，则一定改信天主教。杨诺暗暗叫苦，因为他深知如果亚伯拉罕真的跑到罗马教皇的宫廷里，亲眼看到教士们荒淫佚乐的腐败生活，那就连基督徒也要改变信仰了，所以他竭力阻挠亚伯拉罕前往罗马。无奈亚伯拉罕一意孤行，杨诺只好送他出发，心中对他改信天主教不抱任何希望。果然，亚伯拉罕在罗马看到的是一片腐败，没有一个修士谈得上圣洁、虔敬、德行，他们只知道奸淫、贪欲、吃喝，无恶不作，罗马不是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个藏污纳垢的洪炉，神职人员不是神圣宗教的支柱和基础，而恰恰是摧垮它的魔鬼。了解了这一切，亚伯拉罕打道回府。杨诺等亚伯拉罕回巴黎好些时候，才敢问到他对罗马的印象，亚伯拉罕却出人意料地说：“尽管那些魔鬼拚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可它还是屹立不动，影响深远，我认定一定是圣灵在给它做基础和支柱，因此它确实正大神圣，再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做一



个天主教徒了。”大喜过望的杨诺立刻将亚伯拉罕带到巴黎圣母院受洗，并亲自做了他的教父，使他变成了高尚虔诚的善人。

在大量揭示宗教蒙昧对人们灵魂的毒害、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扼杀的同时，《十日谈》还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社会本质，对封建制度作了血泪控诉。最杰出的是第四天的第一个故事：唐克烈亲王的女儿绮思梦达婚后不久便守寡，回到父亲身边。她爱上了父亲的侍从纪斯卡多，便亲自凿开早已废弃不用的隧道石室，与纪斯卡多幽会寻欢。可是命运之神不甘心让这对有情人沉浸于爱河，他们竟在一次偶然疏忽中败露真相，使唐克烈亲王恼羞成怒。亲王杀死了纪斯卡多，纪斯卡多至死不渝地宣称：“爱情的力量不是你我管束得了的。”亲王遂将纪斯卡多的心脏刺了出来，装在金杯里交给女儿，借此惩戒。可是绮思梦达尖锐犀利地批判了父亲企图扼杀女儿青春年华的自私，批判了父亲只重门第不重人品的虚伪，尤其是大胆地指出父亲之所以暴怒，不是女儿偷情事件本身，而是女儿爱上的竟然是一个卑下的侍从。她镇静地接过金杯，将事先准备好的毒汁倒入其中，和着泪水一饮而尽，从容地等待死神的到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绮思梦达对父亲说：“我不要你来哭，因为我不需要你的眼泪。但是我求你将我和我亲爱的人合葬在一起。”后悔不迭的唐克烈亲王无奈地为女儿和她的爱人举行隆重的葬礼，全城的人都为之哀悼。

在《十日谈》中，还有许多轻灵机巧、反映社会风情、人们生活的故事，从中可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是我们了解文艺复兴前夕的意大利社会的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



【作者介绍】

乔万尼·卜迦丘 (Giovanni Boccaccia, 1313—1375),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著名作家。父亲是意大利商人, 母亲是法国人, 乔万尼是他们非婚生儿子。由于母亲在生下儿子不久便去世了, 卜迦丘在父亲佛罗伦萨的家中长大。失去母亲的卜迦丘把感情投向了文学艺术, 自幼便向往成为一名诗人, 但是商人父亲却从功利出发, 将儿子送到那不勒斯, 先后学习了经商和教会法典。卜迦丘对这些全无兴趣, 但这些经历使他接触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尤其是在学习中接触到意大利著名作家但丁的作品, 卜迦丘十分钦佩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 研究但丁的热忱和兴趣伴随了他的一生。家庭的影响也使卜迦丘对商人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格外熟悉, 这对他们以后的创作是个很好的铺垫。

26岁那年, 父亲的生意破产而成为当时轰动社会的一大新闻, 家庭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卜迦丘结束了学习生涯回到佛罗伦萨, 父亲死后, 他便担起了赡养全家的重担。这时卜迦丘开始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他曾在共和政体中办理外交和财务, 并与当时另一位人文主义作家彼特拉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早在那不勒斯学习的时候, 卜迦丘便开始了文学创作, 但直到 1336 年讲述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菲路哥罗》问世, 才标志着卜迦丘创作的开始成熟。1344 年完成的长篇《菲亚美达》是他仅次于《十日谈》的佳作, 菲亚美达本是卜迦丘青年时代恋人的名字, 作品笔触十分感人。此外, 作者还



写就了不少神话意蕴的作品。

当然，最著名的、使作者名垂青史的是不朽的《十日谈》。虽然它没有但丁式的在时代转折点上对真理探求的深沉和凝重，但它体现了刚刚挣脱封建桎梏的轻快流畅，反映了大写的人，自然本性的人，这在当时确是震聋发聩的。

《十日谈》的问世，给卜迦丘带来了很大麻烦，他受到了许多非难。1355年他又创作了小说《大鸦》，竟然与自己以前的创作大相径庭，否定自己曾热烈歌颂的东西，他的创作生涯也结束于这种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

卜迦丘的后半生对文学的贡献主要是研究工作，尤其是对但丁的研究卓有成效。

晚年的卜迦丘由于受到教会的不断迫害，精神十分痛苦，幸有好友彼特拉克相知相助，得以排解心中块垒。但1374年彼特拉克去世，对困境中的卜迦丘不啻是雪上加霜，次年，生活潦倒、精神崩溃的卡迦丘离开了人世。

【遭禁经过】

早在《十日谈》写作之初，就有人不断地向作者施加压力，或说书中故事耽溺于风月，不成体统；或说行文所用方言粗鄙，言语露骨，不是缪斯堂上圣物；或说作者的无情揭露是凭空捏造，恶意地要卜迦丘好生想想如何挣得面包。以至作者在第四天的故事之前，不得不作一番辩解和反驳：

“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但只有丧失了人性的家伙，不懂得也感受不到热情的力量，才会这样谴责我。这种人我不屑一顾。……要说我写的故事与真相不符，那么如



十日谈

果核对之下真是捏造的话，我愿意承认谴责的公平，可是他们提不出事实来。……我将不辞艰苦，不管那暴风刮得多猛，也要背转身来，继续我的工作。……谁要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拿出点本领来呢。”

可见，作品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战斗的过程。

当《十日谈》完稿后，一直未能顺利地成书印行，直到作者去世几乎 100 年后即 1471 年，才在威尼斯出版，以后各种版本渐多，到 16 世纪则印行了 77 版。但是对作品的诋毁、反对和查禁也始终伴随着它。首先是教会决不能容忍这部作品对它的无情揭露与放肆讥讽，认定这是对宗教的神圣性的怀疑和敌视，是严重的亵渎行为。《十日谈》不时遭到毁灭性查禁，如 1497 年的一次天主教会发动的宗教狂热运动，各种不同版本的《十日谈》在佛罗伦萨化为灰烬。到 16 世纪中叶，教皇保罗四世仍把《十日谈》列为禁书，但由于作品在意大利影响很大，很难强行禁止，于是又命令对作品进行删改，1569 年教皇保罗四世在意大利再次强调查禁未经删改的《十日谈》。到了 1573 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部由教皇钦定的《十日谈》删节本，在这个版本中，有悖教义、行为不检的神职人员不见了，而由巫师、艺人、伯爵夫人等俗人取代，教会的禁书目录上这才划掉了《十日谈》。

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出于政治和道德观念的原因，《十日谈》也屡遭厄运。而且，对它的查禁不只局限于意大利本土，许多国家都对《十日谈》讳莫如深而采取了抵制查禁的态度。1927 年，美国海关截住了一部寄自英国的《十日谈》，遂将其封面扯去，毫不客气地退回英国。事实上，《十日谈》可说是屡版屡禁，直到本世纪的 50 年代，英、美等国仍然禁止印行



其原版本。

卜迦丘生前死后都因这部作品而不得安宁，尽管卜迦丘后来与教会有很大的妥协，他自己曾想焚毁书稿而皈依教会，但仍未能逃脱。他死后，他的坟墓曾被教会掘掉，它的墓碑也被砸毁。

历史证明，《十日谈》在当时起到了呐喊和先锋的巨大作用，至高无上的天主教会的神圣权威第一次受到了大胆挑战，《十日谈》揭开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十日谈》（一称《伽略特王子》）由此开始，共收一百篇故事，由七位小姐三个青年分十天依次讲完。

原 序

寄同情予不幸的人，是一种德行。这种德行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尤其是那些渴求同情、并且体味到同情的人。如果有谁承受过同情，得到过安慰，因而体味到这份情意的可贵，那么我就是其中一个。从年少至今，我始终热烈地爱着一个人儿。她是那么高贵，我真有些配不上她。绅士们听到我这段恋爱，只知道很看重我、夸奖我，可不知道我为这段恋爱忍受了多少折磨。我的折磨并非来自于情人心肠太硬，使我难过；而是因为我痴心妄想，一股难于抑制的欲火在胸中燃烧。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因此，我时常只落得徒然苦恼而已。

在我为着爱情而受苦受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常劝慰我，开导我，要不然，只怕我再不会活在这世界上了。不过天主以亘古不变的法则，让任何人到头来都有自己的归宿。我爱我的意中人，爱得比任何人都热烈，不论它会给我带来何种灾难，都不能挫折或动摇我这份爱情；可是时光却冲淡了它，到现在我的灵魂里只剩下追念——这是爱情赐给人最珍贵的礼物。我这场恋爱，经过许多痛苦以后，现在解脱了，只剩下欢乐的回忆。



十日谈

尽管我不再痛苦，可是我仍然记得那些给我关怀、安慰、帮助的人。我将终生感念他们的盛情，至死不忘。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我决定凭自己一点浅薄的才学，为帮助过我的人写一点儿东西，聊作报答。这本书或多或少总会对一些人有用处的。

虽说象这本书是不见得会给予不幸的人多大安慰。不过我觉得把这本书贡献给最需要的人，对他们会更有帮助，更可宝贵。没有谁会否认，把这本书——这份微薄的安慰，献给一位小姐比献给一个男子更合适？

女人因为胆怯，害羞，会把爱情的火焰包藏在自己的柔弱的心房里，过来人都知道这一股力量比公开的爱情还要猛烈得多。另一方面，女人得服从父母、兄长、丈夫的意志，听他们的话、受他们的管教。她们整天守在闺房里，昏闷无聊，有所想望而又无可奈何，情思撩乱而郁郁寡欢。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新鲜的排遣才能消解她们的相思。再说，妇女忍耐力远不及男子。男人恋爱起来，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只要他高兴可看可听的东西多的是；他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是经商。有了这种种消遣，他心里的愁苦至少可以暂时摆脱或减轻了。最终他会逐渐忘却了痛苦。

命运对于妇女显得特别吝啬，尤其对于需要安慰的妇女。为了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段“野史”，随你怎么说。这些故事都是在最近瘟疫盛行的一段时间中，由一群士女——七位小姐、三位青年分十天讲述的。故事以外，还有七位小姐唱着歌曲滋



以消遣。

在这些故事中，情人们悲欢离合的遭遇，以及一些离奇曲折的奇迹会带着我们时喜时悲。建议淑女们多读一下这些故事，因为她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因为借这些故事，她们可以认识到什么事情应当避免，什么事情可以尝试。希望这本书能替她们解除一些愁闷吧。

但愿天主允许吧！真能做到这一步，那么我们都应该感谢爱神，是他给了我力量，把我从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感谢天主！感谢爱神！



第一天

《十日谈》的第一天由此开始。作者首先对十个男女集合的缘由作了说明。他们由潘比妮亚领导，随意讲述故事，以下便是他们所说的故事。

善良的女士们都是富于同情心的，当你们读着这本书时，肯定会认为故事的开端是太悲惨愁苦了，这正如一场可怕的瘟疫，是一件很不好受的事。不过请继续往下读。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无限风光在险峰，攀援的艰苦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乐极生悲，而悲至极至！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欢乐。

所以开端的凄凉是暂时的，不过占了寥寥几页篇幅罢了；说真话，我真不愿意累你们叹息、掉泪，可是此外又没有旁的路可通，如果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你们将无法理解这些故事，是在怎样的一种情景下产生的；所以只好在书里写下这样一个开头。让你们体会一下高山后美丽的平原。

公元1348年，一场可怕的瘟疫侵袭了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对人类的惩罚；它最初发生在东方，然后不断地蔓延开去，不到几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计



十日谈

其数；后来竟不幸传播到了西方。大家都束手无策，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还成群结队、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祈祷了；能做的都做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可怕的病症还是出现了。

这里的瘟疫与东方的瘟疫不同，东方的瘟疫是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而这里染病的男女，先是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有时候有一个鸡蛋或苹果那么大。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疫瘤”就蔓延到人体各部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管是什么样子，都是死亡的预兆。

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得了这病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也许这根本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由于医师学识浅薄，反正找不出真正的病源，因而也就拿不出适当的治疗方法来。总而言之，凡是得了这种病、侥幸治愈的人，真是少得可怜，多数病人都在出现“疫瘤”的三天以内就送了命而且干净利落地不带发烧或是其他的症状。

这瘟疫的传播速度仿佛干柴靠近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确切地说，情况还要严重呢，不要说走近病人，与病人谈话，会招来病魔，甚至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了病。

这还算不上可怕，比这可怕的事还有呢。要不是我和许多人亲眼目睹，那么，这种种事情无论谁告诉我，我也不敢信以



为真，别说是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一场瘟疫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病人接触过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结果与人一样，过不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有一天，我看到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碰巧来了两头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正是它们祖宗传下来的坏毛病让它们倒了大霉，这两头猪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在嘴里乱嚼乱挥了一番，一会儿工夫，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象吃了毒药似的，两脚一蹬，死在那堆衣服上了。

而活着的人们，每天看到这一幕幕的惨事，心里就充满着恐怖和种种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避不接触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一概东西，这样一来，心理上有了一种安全感。

有些人以为与世隔绝高度节制，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于是他们各自结了几个伴儿，千辛万苦找些没有病人的洁净的宅子住下，完全和外界隔绝起来。吃着最精致的食品，喝着最美的酒，但总是尽力节制，绝不肯有一点儿过量。他们借音乐和其他的玩意儿来消磨时光，他们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性情，对外界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形他们完全不闻不问。

也有些人认为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惟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最佳选择。而且他们也当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任意闯进人家住宅，为所欲为，这时候往往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保命都来不及，哪儿还顾得到什么



十日谈

财产不财产呢。所以大多数的住宅竟成了公共财产，哪一个过路人都是可以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只当是自己的家一般占用着。一时间公共财产倒是增加了不少。可是，尽管他们这样横冲直撞，对于病人还是避之惟恐不及。如果屋里有病人，他们是断然不会进去的。

非常时期，浩劫当前，法纪和圣规也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都死的死，病的病，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此时的等级制度倒是消声匿迹了。

大多数人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他们既不象第一种人那样严格节制着自己的饮食，但是也象第一种人一样适可而止。也不象第二种人那样大吃大喝、放荡不羁，但也象第二种人一样也满足自己一定的欲望。他们并没有闭户不出，也到外面去走走，只不过手里总要拿些什么鲜花香草，或是香料之类，用以消除那充满在空气里的病人、药物和尸体的气味。也借此清神醒脑。

浩劫时期，也有人有一种更明确和直接的见解。他们认为，要对抗瘟疫，只有一个好办法，而且这是惟一的办法，那就是躲开瘟疫。于是，有了这种想法的男男女女，他们背离自己的城市，丢下了自己的老家、亲人和财产，逃到别的地方去——至少也逃到佛罗伦萨的郊外去，仿佛这场瘟疫是天主降临给那些留居城里的人的，只要一走出城，就逃出了这场灾难。或者说，他们以为留住在城里的人们末日已到，不久就要全数灭亡了。而自己理所当然是幸运者。

这些人的见解各有不同，采取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而结果却是大致相同。各地都有好些各色各样的人在自身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那得病的人，后来自己也病倒了，没人